敬事草

敬事草卷八目録

謝遣醫疏

謝賜猪羊酒米疏

請補閣臣揭帖

言典禮揭帖

乞補閣避位揭帖

請簡川貴總督揭帖

告病乞休疏

謝宣諭疏

催簡川貴總督揭帖

敬事草卷八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回奏典禮　聖諭揭帖

聖諭諭内閣朕覽卿題該文書官冉登傳出

等揭奏具見忠愛懇切典禮隆重皇長子素秉

清弱盛夏溽暑慮恐煩勞誠重之故少俟耳朕

心已定卿等可傳示文武百官靜候傳行毋得

要譽沽名又来煩聒擾阻諭卿等知欽此臣捧

誦再三仰見　皇上愛念　皇長子至情温厚

諄切不勝欣忭臣謹會同首輔趙志皐洒奏上

言竊惟冊立冠婚典禮乃　祖宗家法昭垂

皇上天性繫屬在家法為世守不可已之事在

天性為真誠不可遏之機展轉　宸衷必且旦

夕不能去懷而萬倍于人臣之所請者臣子似

無庸言也然而不容不言則以時至而事起萬

古觀瞻恒于斯君令而臣恭有司職掌恒于斯

即如王府封婚之本日見允俞而　皇上元子

之禮顧闕未舉相提而論羣情之不能頃刻寧

可知矣茲奉 聖諭以溽暑為慮以少俟為期而令臣等傳示百官靜聽毋聒臣等敢不備宣聖意切告諸司但事有行期則不言而喻若更無定日將雖令不從臣等愚竊謂百官實宜靜聽不擾以明承順之恭 皇上尤當早斷弗疑以光佑啟之大也除即傳該部科轉傳欽遵外尊藏 聖諭于閣中昭示永久顒俟 明定吉期以慰群望 二十八年七月初二日上

言遼東等巡撫當點揭帖

題項者仰藉　天地祖宗鴻祐　皇上聖武神威楊應龍既授首趙古元又就擒人心肅寧斯誠大慶然尚有最可憂者遼東是也遼東兵疲民竭虜肆盜多而撫鎮道三臣彼此嫌怨舌戟心刀攻擊無忌勢有不能一日容者夫遼之一隅所恃惟此三臣耳而乖戾如此此方自相傾害之不暇而暇防禦乎絕塞軍民日夜憂地方破裂將有寧夏之變故數日內吏部兵部都察院

及兵科及薊遼總督遼東巡按相繼具奏臣亦上揭以請望　皇上亟點遼東巡撫往代李植行事諸臣之心豈有一毫己私不約而同惟為國家保全重鎮也望眼將穿而　皇上無發蓋未諗遼之危急如此岌岌耳若不再請臣罪何辭夫巡撫李植奉旨着回籍聽勘久矣特以無人交代不得脫手而　皇上靳于易之豈謂植尚可用乎欲保全植莫如待勘明後用之內地以盡其長再留于遼不惟遼之災亦植之災矣

一又豈謂吏部所推有未當乎若謂未當則亟令再推可也更加遲回所損于遼大矣今天下巡撫有四缺皆當急補而遼東第一次則延綏次則蘇松次則福建皆勢窮理極不可更遲但遼尤其甚者以一點之難而貽四方不測之患後之噬臍當何所及伏望皇上少假燕間檢出吏部會推本均賜早點實今日燃眉急計七月初四日

上

再催揭帖

題臣惟遼東之危如累卵今年決難保無失事但猶望其少失事耳該巡撫李植已經奉旨回籍聽勘候代之人安可責成而總兵馬林該道張中鴻與之牴牾為仇三人三心膚若一來誰與防禦 皇上不點新巡撫是棄遼也遼危則京師危矣臣已兩次進揭詞拙語劣不能感動聖心伏乞即檢吏部會推遼東巡撫本點發以保重鎮 七月初六日上

請　皇長子講學揭帖

二臣題先於四月二十日奉　聖旨皇長子講學因天暑熱自四月二十一日起暫免講學欽此照得輟講已過三伏立秋復踰一旬暑氣日消涼飆漸爽正宜及時講學恭候　欽示日期以便照常供事謹題謹旨七月初九日上十二日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但久旱天時尚在炎熱且皇長子氣稟清弱恐致勞煩着於九月初旬題請講學

諭卿等知

請補閣員疏

奏為極陳君臣事使大義萬無獨用一臣之理懇乞
聖明深惟遠計率循舊章博簡賢良以重政本事比者亢陽不雨　皇上躬禱深宮穆然齋居凝神靜覽臣惟恭默思道正感發肖象之時而憂旱勤懷尤敷求霖雨之日乃堂陛之亢無逾于今臣孤身直閣二年于茲矣即不敢自陳所苦以干矜憐敢不以君臣事使大義一颺言于
明主之前臣惟自有天地即有君臣

有君必不可以無臣君則一君而臣必不可以一臣徒恃一臣與無臣同無臣則上孤主勢而下亦將有不細之憂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夫龍至神矣然非有雲為之乘則龍勢亦単而不能以自神虎至威矣然非有風為之驅則虎勢亦孤而不能以自威人臣者亦人主之風雲而所恃以乘籍驅使者也君而無臣則勢亦単孤而何以成神威之尊故孔子曰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此一悔者豈其臣之悔乃其

君之悔也遠稽上古自堯舜未嘗獨命一官近邇累朝自　高帝未嘗獨用一臣今閣中寥然幾於無輔無輔而能免于悔乎臣嘗以蹇劣請增矣而不見信嘗以病患請增矣而不見信又嘗以覆餗僨轅請增矣而不見信夫天下惟常理可以久行而出于常理之外者不可久行無論臣之不肖不可獨任雖有天下全德具才之臣亦萬無可以獨任之理何也天下之幾務甚大何可獨任天下之人才甚多何必獨任故古

有六相九官四輔之倫後世盡然使其相伏相資相監相濟以舉大物而不令偏用獨任禍不旋踵故曰偏用成奸獨任成亂此其初起于人主一念之因循與人臣一念之貪戀以至此也宇宙間無一物不可用而無一物可獨用穀之養人也而種有五是穀亦不可獨用獨用足以致疾也自餘皆偏勝之氣畸至之味可以一嘗不可以久進故藥有配合制伏之法食有調和節宣之宜設官則有副同參佐之疇官人又有協

恭和衷之訓皆所以預防人臣之專擅以奉人
主之威神而使無下移旁落之漸也臣奉職無
狀　皇上幸退臣以授能者臣之大願儻未厭
臣則無用臣猶可獨用臣不可此理亂之大防
古今之通忌臣之所必不敢承也伏望　皇上
紬繹臣言本于至誠而關于大計遠循帝王千
古不易之定制近尊　祖宗一代世守之彝章
無謂因循嘗試可以久行無謂苟且支吾可無
大患鑒前慮後圖治防危即將吏部屢推閣臣

少假燕閒欽定簡命以佐萬幾以寧萬世此非但微臣之慶乃天下臣民之慶社稷國家之慶也七月十四日上十六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見忠慎詳悉內閣政本重地豈宥獨任之理朕常繹思所以遲緩者慎重其職任耳卿可傳示便着吏部通將前後所推閣員開具

奏來朕自裁定簡用方今國步艱難卿宜安心調爕弼成化理以副朕眷倚至意

言朱選郎揭帖

題本月十七日蒙發吏部尚書李戴告病一本内言文選郎中朱敬循俸深選滿例不復入并乞依擬陞授太常少卿臣即票上未蒙　俞發臣中夜自省心實無私擬亦非謬自来文選郎中止管六選郎出衙門其曾為考功郎中管過考察大事者五選郎出盖此官乃恩怨之府不可久居若多管一日便有貪權戀勢之罪臣詛官箴部規國制皆當如此至于選郎陞太常少

御亦歷年舊例毫非有所優假也今朱敬循俸深選滿例不復入一一皆符眞非虛語未蒙批發則戴必心懷懼惶益增其病而部務日積選事亦無管理擔誤不小伏望　皇上俯察將前疏早賜允發以慰戴心以通部事七月二十三日上

礦稅揭帖

題臣惟朝廷之事非萬分緊要者大臣必不合詞以請昨日六部九卿公疏為中使釀亂等事一本臣顧　皇上留神省覽蓋此一事原旨明言權宜暫行乃令久而不收加而益甚害滿天下禍迫目前臣子於君均同休戚剖心敷肝所利于　皇上者甚大不止數千萬銀兩之利而已也　皇上至聖至明何煩臣下多說特欲從容詔罷耳然早罷一日則國家蒙一日之利而

皇上增一日之福至如程守訓一無賴光棍耳前南北科道各攻之今六部九卿合攻之再不拏問何成朝廷意者　皇上未見南北科道之疏耳疏中被害人名至有數百稍有資本輒行攫取贓穢鉅萬家怨人怒無不欲食其肉者皇上若檢出南科祝世祿南道程燧等本一試清覽自動霆威有不待于諸臣之言矣自　皇上臨御以來德澤深洽只因一念未回以致紛紜騷擾逮官拏士戕民困商真非　聖明之意

特起於奏民之恣為奸黨而成于中官之聽信攛置故至此極憂國者不得已而設二策焉其一力請召還中官而罷礦稅以信權宜明旨上策也其一即不遽罷乞以見在定額責成撫按有司照數包徵轉送中官觧進而盡逐奏民奸黨不許停留地方以除百姓餓豺饑虎之害中策也上策即未行中策甚易行乞斷然行之以收人心以存社稷令原奏奸黨無不起家發富立致萬金者轉相歆傚徒累益繁而流害愈亟民

窮則變變即難救法窮則變變即可通惟俯察

而善圖之至于中官典兵古今大忌唐之中業

殷鑒不遠此萬萬不可之事臣知必不許允茲

未極言臣無任披瀝懇苦之至七月二十五日上

言顧編修揭帖

題蒙發票本內有翰林院編修顧天埈一本爲不能供命乞放田籍事臣看得此本天埈之意專爲辭免考官而發令早投揭到臣臣以大義誨之言臣子之分惟上所使欽命既下豈有改移之理況明早例該入場期限已迫不得誤事獲罪非小本官感激鴻恩已欽遵前旨外茲臣擬票乞即賜發庶無妨明早入簾（八月初六日上）

再言朱選郎揭帖

題伏蒙發吏部尚書李戴等一本為大選益迫

懇乞　天恩允陞選滿司官以便銓補事令臣

擬票照得近年文選郎中最難得人多以被言

敗官不足惜也今朱敬循管過考功文選歷

多年恪供職業絕無浮議此爾來之所僅見循

例擬陞足以示勸儻一槩稽閣則淑慝無分銓

曹混濁而仕路終無可清之日矣伏乞准其陞

授幸甚臣謹票擬上八月十一日上

回奏御殿揭帖

題該文書官盧受捧出

聖諭諭内閣明日朕壽節天下藩王諸司及文武百官慶賀来朝朕欲御文華殿受賀以成君臣尊敬之禮但其殿宇丹墀窄小駕儀排班侍從不便卿等可傳示禮部鴻臚寺暫免行禮特諭卿等知之欽此臣惟皇上以道化成壽安萬國天地神祇悉呈符瑞王侯夷夏盡同車書正下土快瞻之期遠人利見之日臣等濯心引首

思效呼嵩祝華之忱而俄奉　綸音令傳輯免
皇上固輾轉宸慮未嘗頃刻忘下濟之恩惟因
便殿規模難展備禮雖未奉光儀而藹然君臣
交孚之情已見乎詞矣謹仰承即刻傳示該衙
門欽遵外臣等因思之令紫極久虛青蒲莫對
朝廷之儀不肅上下之泰未交近日工部請先
建朝門隨營正殿此聖帝明王之所以秉籙奉
天握樞臨極上以集寶命而紹帝統下以開萬
世而寧兆民至急務也若文華殿乃經筵日講

之常御九卿百執有定班今　聖體悅康　皇
情豫暢時一命駕引見羣臣商議政經考論道
德此尤臣民萬心所共祈仰臣等因事獻忠輙
附塵瀆伏惟　聖明留意所奉　聖諭謹尊藏
閣中八月十六日上

典禮揭帖

二臣題恭惟　皇上萬壽聖節以來連日天氣清和　聖心豫悅朝野臣民歡欣鼓躍臣等碌落無能浮游度日既叨祿位尤濫恩賜不勝慶幸不勝慚愧茲因職掌攸關輒有上請竊惟皇長子大禮久蒙　聖心乾斷諭旨詳明長幼之分無淆次第之舉將斷乃今金秋薦爽行禮正宜伏想吉期掄選素定惟望宣示中外俾諸司恪奉肅將庶于臨期無所愆失臣等不勝惓

惓其慈慶宮已經脩完謝土宮名所宜更改恭候 聖明欽定其餘殿門等名乞勅該監查數到閣容臣等擬議上請 勅旨 八月二十四日上

佑聖夫人謚揭帖

二臣題昨蒙發下佑聖夫人謚號命臣等撰擬臣等欽遵恭擬勤敬榮安二謚進呈請　旨點用一謚伏蒙　皇上二謚俱點臣等備查歷年夫人俱無賜謚間有賜謚者止於二字今蒙二謚俱點未知四字全用或止用前二字後二字恭候　明示發下遵行臣等竊惟夫人賜謚已蒙特恩即用二字其為泉壤光榮已多若加累字不惟于國典有礙而恩亦大褻非所以立訓

也臣等心竊未安不敢不再奏伏乞鑒定九月初一

日奉

御批朕恤佑聖夫人徐氏奉侍三朝恭勤懋著昨

點謚號四字俱賜與他以示眷酬此係特恩不為

例諭卿等知

回解妖犯之疑揭帖

題蒙發刑部為恭報緝獲妖犯事一本令臣擬

票　聖意謂孟化鯨等彼處撫按既已問結今

又何為解京欲出旨查明其故仰見　皇上明

察詳慎至意臣惟孟化鯨等從逆謀亂罪在不

疑原不必解京但倡逆首惡乃趙一平而遁為

近畿擒獲尚欲輾轉怂辨故江北撫按解送孟

化鯨等來面相質證以彰天誅之至公原非解

來之意乃欲正趙一平之罪而非為疑孟化鯨

之獄也臣看詳刑部此本是請旨命三法司公同會勘謹照常擬票上進伏乞

聖裁 九月初二日上

言川貴總督揭帖

題播州之亂仰仗　皇上神明威武悉行剪除惟是善後事宜尤貴詳慎總督李化龍蒙　允回籍守制頃廷臣會推堪任者尚未奉點此事之不可緩者也昨本兵會臣于朝房續有一議敢用奏聞初廷臣會推之時皆舉京營尚書王世揚衆口一詞無有同異因不可無陪而舉貴川巡撫郭子章為陪以其在彼有功也適李化龍書來言宣慰安疆臣恃有前功妄兾厚賞不

可無以裁之臣等因而共籌　皇上若用王世楊甚善若用郭子章恐子章于此有難處焉盖安氏與楊氏接壤世姻聲勢依倚楊氏發難之時天下疑安氏為助而安氏又與貴州甚近安若助楊無論楊不可誅而貴州省城亦不可保故當時定議務收安氏之心使之為朝廷用而不為楊氏用又不欲使安氏獨成其功致令挾功邀賞氣勢益張或觖望生心為患叵測故一面使郭子章于貴州竭力鼓舞推心結納令其

建功以報朝廷而一面李化龍徵兵四方並行
天討以示朝廷用兵不可藉土司之力蓋總督
裁之以法而巡撫收之以恩兩相濟而後安氏
始入掌握中也夫天下之理威之入于恩也易
恩之入于威也難子章之于安氏方以恩收之
耳豈可遽以法裁乎不裁必恃恩而多求裁之
則生怨而啟事故子章之為總督勢不便也惟
特遣一重望大臣往則可以據理而折衷奉法
而定制即子章亦可因而操縱以行其控禦之

術此定西之長策也臣等愚意仰祈 皇上俯採僉謀點用王世揚俾往總督而令郭子章照舊巡撫與總督同心行事於計為便蓋楊氏未滅則憂楊氏楊氏既滅則憂安氏天下之事善始不若善終 皇上宵旰憂勤以成大功而臣等處置一差恐後虞猶在不敢不盡言 九月初四日上

初七日奉

御批朕覽卿奏具見為國籌畫詳慎王世揚可用但恊理京營亦係重任郭子章着照舊巡撫地方

卿可傳示該部另行會推忠實才望的二員来用

特諭卿知

請假揭帖

題臣于初五日趨朝出門偶為風寒所襲感有腰疼之疾不便屈伸步履痛楚呻吟求醫服藥

淵望即愈未敢瀆聞今尚難期仰祈天恩暫假數日調理謹題請旨九月初七日上初九日奉

聖旨卿偶疾准暫假調理稍可即出輔政以慰眷倚至意

朝審主筆大臣揭帖

題照得朝審係國家大典欽定于十六日行主筆大臣尚未命下今日已是十三蒙發刑部本票乞即定發臣前次擬遣兵部尚書田樂為其加太子太傅也因未蒙允故用銜門為序將户部尚書陳渠及樂兩請或渠或樂皆可主筆惟聖明裁定再照今歲兩宮將成　聖心歡豫西播平定四海瞻恩該部以停刑請乃恭體　皇上好生至情而茂宣天地之和氣也臣敢不仰

承并擬停刑一旨以進儻蒙賜允尤不勝喜躍

九月十三日上

乞休疏

奏為衰頹日甚任重難勝懇乞 聖慈准容退休以明臣誼事伏念臣禀氣不完受才最薄今年六十有四羸病侵尋加以家難頻仍遂感心悸之疾百體之中無處不病每一病發顛連移時累疏求休未蒙賜允拳拳愚衷亦欲自盡但惟內閣政樞職親地密 祖宗舊制必詢一時碩學重望之臣專職其事而又選三四人協同辦理不授非才亦無獨任臣以庸虛䩄顏處此

獨謀獨慮莫禀莫詢每至撒筆腐毫常恐失墜令心思竭多血氣衰甚涉秋以来怦怦動搖如坐顛車壞舟之中本月初五日感冒風氣腰疾乘之許告恩深調理未効若復棲棲貪禄不自揣量致悞政幾罪戾焉遑伏望 皇上廓日月之照垂天地之仁察臣苦危特加哀憫容臣退休以延殘息以釋重負以避賢路早簡名碩以副股肱之托光佐 聖治輯寧邦家 九月十九日上 二十一日

奉

聖旨卿忠誠謹慎朕眷倚方殷偶疾調理稍可正
望入閣贊襄豈宜求退所奏情辭懇切殊為惻然
便着太醫院堂上官率領御醫前去診視調攝簡
用閣臣朕知道了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謝遣醫疏

奏為感激遣醫特恩恭陳謝悃事本月初五日

臣因患病乞假并求退休伏蒙　聖慈矜憐遣

太醫院院使徐文元等六員到臣私寓診視臣

不勝感激恭設香案就床望闕叩頭謝恩訖竊

念臣賦氣最薄受知甚深待罪多年衰頹已劇

玆當予身佐理之日兼值庶政叢脞之時憂懼

銷其精神驅馳疲其筋力而臣調攝無術疾疢

遝嬰給假經旬已沐眷慈之渥乞身垂老大非

得已之心猥蒙天語之傳宣更遣國醫而臨視發藥籠之劑將造命于刀圭分祕殿之春遂回生於蔀屋有何微倖值此遭逢儻蒲柳之質未凋敢辭虀粉黍犬馬之力已竭尚覬蓋帷九月二十一日上二十二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政本缺員少俟簡用機密重地豈可久虛卿宜慎攝稍愈即出佐理禮部知道

謝賜猪羊酒米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近該臣以患病給假調理伏蒙　聖恩遣御前答應牌子邢忠齎賜臣鮮猪一口鮮羊一羫白米二石酒十瓶甜醬瓜茄一罈到臣私寓臣謹于卧榻叩頭祗領訖伏念臣遭以衰齡誤膺重寄七年竭蹶曾無調鼎之功萬苦侵尋遂抱採薪之疾仰勤慈眷特賜矜憐昨遣上醫已飲和於仙劑令傾中使更分貺於天庖味旨且多感深以泣恩深推食覺匕箸之

生春諭重加飡扶匪羸而起色儻未先於朝露

尚仰荅乎高旻 九月二十二日上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請補閣臣揭帖

題頃者臣因患病不能入閣每日御前章奏發
臣私寓票擬臣心如刺頃刻難安乃于前月二
十九日强出供職豈期力不從心旋復困仆臣
伏枕而思閣臣乃密勿之臣閣務皆幾宜之務
密之為言秘也不可洩而使疎幾之為言微也
不宜宣而使著盖軍國大計决于一言若上未
發而下得窺其端事未行而人先傳其響啟奸
召釁關係匪輕故内閣切近禁地與外朝相懸

奉有特旨不許閑雜人等擅入防宣洩也往時
以三四臣同直一人偶病餘人尚多入直者代
天之言不致曠官廢事在告者徼天之惠亦得
安意靜養故二百年来閣門無封閉不啟之時
閣務無私居辦理之日今臣子然一身而獨任
此職者三年矣一嬰霧露則閣門長閉遂成空
署發本擬票經行長安街歷外朝而後至御前
夫私寓非内閣比左右耳目豈能盡防長安街
非禁地比往来經行豈能盡密易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容則失身幾事不容則害成萬一漏洩機宜釁彰隙兆是國家受害成之憂而臣不免失身之禍也臣之未病憂力弗勝臣之既病憂幾不容力之弗勝既難勉竭幾之不容尤難曲防勉而弗勝尚資睿斷之周防之不容將誤國事之大臣心怔營而若碎夢錯愕而常驚日夜不安職此之故欲强起入直則羸體難林欲請假調理則妨害日甚故不敢憂瀆擾之愆而已于再三之請也伏望

皇上亟簡閣臣數員

入閣辦事在任在籍　聖明夙有定裁非臣所敢僭擬儻蒙如臣前請就近簡用俾幾務有歸不至屑越道路則于今日似為便臣亦得安意調理少寬憂惶生則報國有期死亦幽魂不愧

十月初五日上

言典禮揭帖

題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諭內閣　祖宗制度父子天倫朕豈不知册立冠婚分封典禮屢有明諭靜俟舉行何昨者諸司不體上心不遵屢旨又數來激奏必有群小之輩揑扯無根之言故来要謦諫阻好生可惡卿等輔弼股肱宜體朕意可傳示大小諸司靜俟旨行若有不遵瀆擾的必待来春舉行諭卿等知欽此臣等謹即欽遵傳示該部科通行恪奉外竊惟大典一

事屢奉　明綸長幼次第既昭若日星三禮並行復堅如金石臣等恭體　聖意傳約諸臣靜聽無譁既無遺力矣乃復嘖有煩言恩干清燕此臣等之罪也然天下之大事與天下顯然共行之則人自無言乃者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皇上久斷之意繼之以需故天下久信之人轉之為疑臣等備員股肱義同心膂猶能以肝膈孚信至於諸臣則影響相驚口語滋沸矣諸臣猶可以理諭至於天下又影中見影聲外傳聲

矣是以意想測度揑扯滋繁職此之故也語曰
揚湯止沸不如絕薪去火今未見於事誰信臣
等之心未踐於行誰信臣等之言臣等捧誦
綸言進退維谷在　皇上必謂臣等不能委曲
調護致生煩言在諸臣又謂臣等不能仰贊
睿謨克光盛典此臣等之難也夫　聖意久定
本無可疑何必啟天下之疑盛典將行本無可
言何必招天下之言鎮靜人心之機懸於　皇
上伏望旦晚傳諭禮部示以嘉期使天下曉然

見 皇上之心將人人歌誦之不暇復何煩瀆

之有十月十五日上

乞補閣避位揭帖

題臣抱病多時幾務久曠屢欲勉強入閣柰若
於羸弱無畏風寒日夜憂煎頻起頻仆臣伏而
思之既受 皇上深知摩頂放踵復何顧惜但
頂踵徒損而無補于國不惟無補然且有損誤
國之罪將焉所逃臣力竭矣前以偏用獨任有
覆餗之患屢請增閣臣而不允近以私居票擬
有漏洩之憂再請增閣臣而不報臣竊惑之古
今命官之法無如唐虞曰疇咨曰枚卜人人而

咨訪之人人而卜度之豈不詳慎然得其人則曰往哉汝諧即未得其人亦曰我其試哉未有遲延二三年而尚不決者今在任在籍諸臣瞭于聖心何難簡用推擇之旨不知凡幾下吏部之疏不知凡幾上似行而復止屢跂而成空雖云慎重其人豈宜遲延至此夫大車之載非一馬之任必多其馬力而後可若群駿在前棄而弗御而第責之于一虺隤老馬欲進不能求退不得此馬折膝破蹄亦何足惜而僨轅折轂

寧非主人之憂乎事關密勿其利其害惟 皇
上與臣共之臣之利害止於一身 皇上利害
關於宗社臣業已委致微軀為虀為粉所惜者
皇上之宗社耳伏望 亟賜簡用無使政本為
虛位而 明旨為空言若臣真乃曠官廢人孤
恩負托久留已誤豈容再留再誤伏乞 早賜
罷斥以重樞機十月十七日上

請簡川貴總督揭帖

題臣惟播州之役自二三年来百方拮据始奏此捷善後諸務正在目前不意總督李化龍丁憂廷推王世揚郭子章二人代之乃世揚以京營重任蒙留子章以制禦安酋難動復推賈待問王象乾二人既一月矣尚未欽定昨得四川巡按書揭云播中素稱沃野人人垂涎今當鼎革之時原有地土者思欲多占原無地土者亦思妄認四方流民充斥其間皆来占籍而各土

司指以楊應龍侵奪為名紛紛告爭邊界必令冬清丈明白不誤来春耕種方可圖安若不耕則千里無食難保不亂若妄認則彼此戕賊亦難保不亂故新推總督不可容其緩来也在貴州按撫亦云破賊四月地尚無屬民尚無主地大奸多復生後憂且五司愚其民曰仍立五司有司號其民曰當為郡縣漫無統紀至相爭殺黔既不敢問蜀又不復言日久月深患在眉睫其言若此則彼處日夜望新總督之早至情甚

急矣乃令尚未簡用到任益無日期撫按聽總督而不敢區畫總督聽朝廷而莫為主張以百戰所得之地方而置之若棄以二三年憂勤之功緒而終于無成五司團結夷心日歸是去一酋而生五酋本靖亂而反兆亂機會輕擲再圖費手臣之所大懼也伏乞　皇上亟將吏部會推川貴總督本即賜點用令兵部馬上傳發刻期到任圖善後長策紓西顧之憂十月二十日上

告病乞休疏

奏為病臣曠職久誤政幾仰祈　聖明亟賜罷歸以逭罪戾事臣以虛庸獨承眷倚叨逾已極報稱未能頂踵可捐髮膚何愛抱病以来已經兩月前蒙遣醫授餐仰荷生成庶幾骨肉不意福過災生欲起更仆疾攻其外憂煎其内肌膚瘦而如削精神散而若浮聞人聲則承響而驚操匕筯則不寒而顫日奉御前發下章奏勉强票擬每閱一疏目昏花而屢拭每擬一票意督

亂而常更無值天冬沍寒栗肌刺骨下床褥如離襁褓之難越階除如涉山川之阻盖臣賦氣既薄爲年復衰受事多時馳驅已竭至於近日則舉手投足無非艱虞觸目儆心盡皆愁嘆日銷月鑠彌不可支掌 皇上殊恩不啻赤子之於父母何忍去國而徇馬力窮不堪於驅策桑榆景迫無望于栽培亮此身不復久在人間終無當于付托矣閣臣何官幾務何事踰六望七臣年何年兩月支離臣病何病 皇上雖垂情

簪履不宜以萬幾之重付衰病之臣臣雖心戀
恩私豈宜以垂斃之身玷 聖明之哲小則曠
官廢政大則釀釁兆危害于國家有不可言者
伏望 聖慈寬臣尸素之罪早賜骸骨還山使
臣數載拮据不至盡隳于末路而 皇上萬年
基緒亦不大壞于病臣臣不勝拊床流涕懇惻
哀籲之至 十月二十五日上 二十六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前疾未愈心甚惻然方今國家多
事正賴卿老成忠慎謫猷贊襄安忍言去卿宜慎

加調攝稍可即出輔政便着鴻臚寺堂上官前去
宣諭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謝宣諭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頃臣以抱病纏綿具疏乞恩

罷免奉

聖旨朕覽卿奏前疾未愈心甚惻然方今國家多事正賴卿老成忠慎調爕贊襄安忍言去卿宜慎加調攝稍可即出輔政便着鴻臚寺堂上官前去宣諭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該鴻臚寺卿張棟等到臣私寓恭捧宣諭臣病不能興謹伏枕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樗材既朽

駑力復窮尸位七年祇負恩于天地抱痾兩月乃獲譴于神明憂幾務之寖隳微寵靈而丐去方祈憐允更荷眷留輝煌天語之丁寧鄭重臚卿之臨況支離病骨壓繫屬于　聖心荏苒餘年忍棄捐乎國事顧臣身承獨寄愈重則愈覺其難效鮮一籌彌久而彌增其罪空有懷而莫吐夢寐皆驚處非位而猶淹股肱盡廢昔也居山林而思魏闕今則游廊廟而憂江湖矣罪未誅祈死不得是以五衷結轖氣忿滀而生災薦

慮侵尋心猖狂而若醉大忝臣子之誼反貽君
父之憂賜之老成忠慎之襃過情太甚責以調
爕贊襄之效穪塞何由感極涕零憂深汗浹儻
未填乎溝壑尚仰荅乎生成十月二十七日上

催簡川貴總督揭帖

題臣聞善作不如善成善取不如善收播州之事今總督李化龍丁憂無人作主雖得其土置之若棄内則五司爭界外則安氏垂涎若不急遣人代之是廟堂之計失而西南之亂未有涯也臣日前已具揭上催未蒙省納臣心若焚何能安枕上則 聖意之難知下則人言之叵測惟有候旨而已伏乞 皇上早將吏部會推點用一人催去以圖善後李甚儻前跡難以尋撿

乞特發一諭令吏部寫來或令再推即賜點用
庶軍國大事無誤而臣責亦可少塞矣臣伏枕
憂思謹以上請不勝跼蹐之至十月二十九日上

因王給事言調護中宮揭帖

題臣適接科臣王德完揭言中宮事臣兢惶殊甚切思此等流言在一月前滿京四布日至于臣之耳臣仰信 皇上彛倫建極萬無可疑近聞 皇上宴游中宮必從尤無可疑每為人言而臣一口不能勝人之多今德完果有此奏正為謗傳滿衢而欲明 皇上之心光 聖德于萬古也臣伏枕思慮竊恐 皇上偶未下察致動 宸威使人益增其疑輒敢强疾草奏 聖

明舉動關係匪輕惟冀萬分慎重或因此而明

示　皇上惇倫厚紀之意使天下流言盡息尤

在廷之顒望也臣不勝披祈肝膽之至十月二十九日

上

四諭調護中宮揭帖

題令日文書官冊登傳出　聖諭朕覽文書見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不諳規矩妄言宮禁是非且中宮乃　聖母選擇朕之元配見今侍朕同居一宮就少有過失豈不體悉優容前准后弟王棟之龔伯爵實朕厚禮之意邇年以来稍稍悍戾不訟朕每隨事教訓務全婦道中宮亦知改悔何嘗有疾畜物狂肆妄言惑亂觀聽卿等為朕輔弼股肱有君臣一體大義特諭知之

欽此臣等欽捧恭誦不勝戰慄臣等聆接王德完揭帖見其言及宮闈草野賤臣徒抱愛君之心不識告君之體則恐其上干震怒矣但此等風聞非止於一人亦非始于一日自兩月以来道路喧傳遍滿都市臣等屢聞駭震不已惟仰見 皇上敦叙彝倫懋建皇極一言一動無不以帝王為師豈于宮闈之間而生得失又見
皇上厚禮王楝有加無已寵以伯爵隆以時賜則于中宮之禮占知無間始終每聞人言輒百

口為　皇上解釋令奉　聖諭悉知皇上加厚中宮之心真可示之天日矣然彝倫之重乃四海臣民所共瞻仰萬世史冊所共記注得則頌為鴻名失則指為瑕纇關係甚大視一政一事之得失不同中宮伉儷　皇上二十四年于茲朝夕侍奉日月久長中外欽仰人無間言　皇上蓋之如天容之如地禮遇教誨固甚優厚萬一自今而後厚道稍減則天下見影生疑日滋多臣等雖家置一喙安能闡揚　聖心而天

下萬世遂成謗聲輔弼無狀罪不可逭矣　皇
上視臣等為股肱而臣等自視乃　皇上之子
也　皇上為父中宮為母惟願父母安樂福祚
無窮人子之心始能即安涕泣之導何能遽已
伏望　皇上養性情平喜怒必毋使舉動少有
過當以保堯舜之鴻名以釋道路之妄語以靜
諸臣過計之煩言萬代觀瞻在此一舉伏乞
聖明特加留神臣等無任惶悚懇祈之至謹具
回奏　十月三十日上

廷見後揭帖

題臣抱病多時不能入直政幾久廢日夜靡寧前具疏瀆陳懇祈罷免正惟曠官之是懼豈敢退托而求安荷蒙 聖慈眷留遣官宣諭君憂臣辱恩重命輕苟喘息之尚存何捐糜之敢避謹於本月初二日報名廷謝入閣辦事訖但久病衰殘之質不足以任天下之重憂懼交攻之心不足以圖天下之謀則臣所以如醉如癡跼天蹐地者也 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上

起居揭帖

題昨日文書官冊登口傳起居備知　聖體入月朔日以來動火害目連日進用湯藥未覧文書臣惟　皇上一身乃九廟神靈之所憑藉四海臣庶之所瞻依少有違和倍當靜攝既動火害目一切文書自宜暫停臣惟火因氣而生氣平則火息目乃心之竅心靜則目清怒發而不及制事久而不能忘則陽氣上升鬱而成火火多病目理之固然伏望養情性以中和懲忿慾

以清靜廓然太公物來順應如皎日之消寸雲如紅爐之融點雪則心君泰然百體從令主靜以制天下之動執簡以御天下之繁古先帝王之所以無為而治者其道由此法宮嚴邃未緣躬承謹具祗候萬安十一月初五日上

極言調護中宮揭帖

題臣惟古之愛君者必于無人之所款曲進言臣千載奇逢為　皇上腹心之臣敢寄以腹心之言進前月三十日接得　聖諭具揭回奏比時臣病初起不能盡言然恐泄漏　聖諭除首輔外嚴密至今不敢使一人見也外廷言正紛紜若見此論必又生出一番新奇疑議臣之調停愈苦愈難矣蓋此流言之興非但今日在昔十年前民間即已鼎沸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內

輔臣王錫爵指誓天日為 皇上辯白其揭帖中已有外人疑不利於中宮以為奪長之地者臣力辯之等語 皇上試取先年原揭一觀則從来人情險仄可知况遲至今日而典禮未定何怪夫紛紛也獨臣以股肱大臣心信 皇上恨不分百身百口為 皇上辯白而臣以辯白之故呑荼茹苦忍謗忍譏者亦不下于錫爵顧臣分也亦復何言若以諭札傳外外人必不謂 皇上一時因小臣生怒而必謂果符前情不利

於中宫矣然則民間數年之謗本虛而反以為
實　皇上數年之旨本實而反以為虛臣所以
為　皇上辯白者不以為愚即以為佞雖欲再
開口何可得乎民間設疑以待　皇上　皇上
不知而誤墮其中此時紛紛臣尚可以辯白千
年萬載史書之中誰能為　皇上辯白者況今
天下處處愁苦人人造言到處粘帖日新月盛
各邊糧餉匱乏各處豺虎縱橫不逞無賴之徒
常思乘間而起若大綱常大倫理稍有未妥則

奸雄必且借詞安危關係不小安可以無一辯
白也　皇上以上聖之資建彝訓之極必不肯
有一毫差誤臣讀　聖諭內有悍戾不慈之語
不覺惶怖欲絕及至亦知改悟何嘗有疾驚魂
乃稍定耳中宮為　皇上元配選自　聖母體
統甚隆既二十四年矣歲時甚久見今朝夕常
侍同居一宮恩好甚篤被　皇上肅雝之化以
成柔嘉之美天下各王府以至萬國四夷無不
歲進表箋瞻依戴仰儻聞此諭而妄加驚疑尤

為未便試觀臣庶之賤夫婦之間即有違言不告鄰里矧尊儼於宸極言隱于掖廷一字絲綸震動天地如之何其可輕也臣揆度 聖衷原無纖毫芥蔕特以臣等腹心大臣不覺深言至此耳所奉 諭札臣今既不敢發示于廷以傳臣下又不敢尊藏于閣以傳史官擬欲繳進御前未敢擅便謹此密請惟 裁許臣聞聖主刑家之化以和洽為至美大臣格心之業以調護為精忠 皇上之尊天也尊者意向衆目所

窺萬一左右顓愚未知大體不悟　皇上之言
出于辯白美意而或妄猜妄搆浪傳浪語幾微
之際不防末流之患非細則此諭非惟不宜昭
布于外廷此意亦不宜微露于宮禁也情之至
迫者臣不忍不言語之至深者臣尚不敢言哀
病餘息驚戰不已累思數日始成此揭惟　皇
上諒之察之臣草芥糞土耳尚自愛惜不忍汙
萬古史書為子孫累矧父事　皇上毋事　中
宮　宗廟社稷之依天地神人之主身為輔弼

受恩隆重安忍坐視不言少傷令名為萬古史書譏訕天地不壞則史書不滅一字得失臣甚畏之欲保令名請自慎發絲綸謹戒樞機始故竭其區區之愚十一月初六日上

起居揭帖

三臣題前日蒙傳諭　皇上動火病目數日以來一切文書多未覽發仰知　聖躬尚在珍調臣等備員股肱心傾葵藿不勝瞻依以日為歲竊惟近年　龍體偶有違和多在頭目之間總之皆屬火症火之為症由六氣之侵七情之感相激而起水不上行則鬱而生火肝氣受害則病移于心況今節交冬至乃陰陽相薄之時寢膳不時腠理不密則風寒之凝襲鑪火之薰爍

皆能為害故月令仲冬齋戒掩身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此古先聖王順時保嗇之術也伏望
皇上慎攝起居平衡喜慾使天君常泰元氣常充耳目清明肢體强固宗社幸甚謹具題恭候
萬安十一月初九日上

時事揭帖

題自初四日文書官傳　聖目動火未覽文書臣隨首輔及下僚恭候　起居至今文書尚未傳發臣心惶惶憂思天和或未盡回也宮禁邃容莫從請問百僚問臣無可置對中外人心同臣惶惶臣亦因之加憂增病再感風寒然不敢上聞則以臣子不能為君父解憂安可致君父為臣子動念故不敢也諒惟　天地錫祥　祖宗禔福增萬安之慶矣伏乞　宣示以副億兆

引領之誠臣再惟一日萬幾堯舜所儆今此違和乃 皇上夙宵不寧所致但恐文書未發日多則 聖心焦勞日甚而妨于調攝不小今最急者冬至大祀在十六日 皇上既萬分保重則遣官恭代原有舊規所宜早命凡關 郊壇及祭告 諸陵遣命之本俱宜早下至于水旱蠲恤本題留朝覲官員本題補川貴總督本皆係緊要而九邊軍餉本尤至緊要蓋邊軍缺餉有半年以上者矣當此窮冬餘歲何以聊生脫

中鼓譟理勢必有寧夏之變殷鑒不遠臣昨與
都御史溫純商量純言必不得已且再借太倉
老庫銀以救燃眉猶勝于亂若亂起而復救事
益多矣臣心是之敢預奏聞伏乞寧耐　聖心
靜養　聖目且將前項緊要文書先發臣不敢
不竭蹶恭擬以稟　聖裁臣自恨才短不能代
天誠微不能感聖致令君父獨勞可勝踧踖然
區區愚忠揩不敢懷欺罔專擅之私存鹵莽苟
且之心以負天地生成之恩若夫草莽微生有

何足惜狗犬賤疾亦不須憐稍可見風即當就
日鞠躬盡瘁臣子當然不敢絮絮上聒　宸
聰也惟幸至仁少寬之耳恭惟　萬安并陳悃
款微忠　十一月十二日上

田奏揭帖

題令日文書官盧受口傳

聖旨王德完因為大小九卿諸司官員救護瀆激着打一百棍發原籍為民冊立冠婚本欲舉行因大小臣工沽名市恩屢屢瀆激所以延遲又該司禮監成敬口傳　聖意大小臣工為皇長子重為王德完重如為皇長子重不必又来瀆激如為王德完重上本来故致延遲欽此二臣傳意甚詳臣恭聽竦繹謹即欽遵傳示大小臣

工恪加遵守仰惟 皇上天性至恩國本遠慮
上遵 祖宗家法申言長幼有倫屢諭極明昭
垂四表原不須小臣聒瀆致干霆怒乃其自取
諸臣瀆救亦屬常事既蒙切責諒皆震懼拱聽
德音以光大典 聖意久定不移豈以人言而
早亦豈以人言而遲伏乞 皇上以聖躬為重
培養性情迓迎和氣為宗廟社稷萬萬保重不
必以小臣觸迕介懷臣不勝惓惓仰祝之至十
月十七日上

暫假揭帖

題臣于二十日在閣辦事被風寒所襲至晚到家體如焚灼今猶未入一米蓋緣感而復感以致病之益深也臣自傷薄命痾瘵相纏縱獲安痊尚須調理伏乞聖慈矜允暫假臣不勝伏枕叩祈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本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偶疾准暫假調理稍可即出輔政吏部知道

言張真人揭帖

題伏蒙發下大真人張國祥二本爲乞恩優免差徑并乞免本山上清宮差徑事一爲豪惡乘機侵墾祖塚强占山場事臣擬下部院此係舊制不敢違越而三次蒙發改票臣夫測聖意所在但思天下田土除皇莊外無不出辦差徑者今國祥恃恩祈免上比皇莊已非國制且其糧數二百八十石加三百五十石計田將有二萬餘畝恐當盡一縣境土矣安可悉蠲其徑耶

如此則縣官無寸土之餘而軍國費用靡出矣
臣查得品官蠲免皆有定數即皇親勳臣之家
亦無全免之理　皇上既欲特廣聖恩亦宜下
部斟酌不惟通融民力辦理公儲且以防奸沮
釁遏不道之源而弭專之漸也其侵墾一事已
悉依其原奏行彼撫按勘問　皇上明見萬里
伏乞　俯垂睿照㢘政無偏黨而人咸悅服臣
謹再改擬票上進仰候　宸斷施行十一月二
十七日上

言劉侍郎揭帖

題掌詹事府事侍郎劉元震九年考滿已經具

題未奉　俞旨照得本官真操篤行贍學長才

直講多年日勤啟沃九載一官有難久滯該部

擬陞尚書實係常格觀其遠引嘉靖中年張邦

奇例則知自隆慶以來侍郎未有待九年陞者

矣無論本官之才可用即講幄近臣勤久如此

諒蒙　聖心之嘉獎矜憐也但禮部尚書今雖

見缺已經吏部會推未點本官雖亦預推宜俟

親擢今考滿本宜就見掌事府加與尚書職銜似為妥當既係日講仍宜帶學士銜照舊掌詹給與應得誥命伏望欽定發行庶昭典學崇儒德意而詞林預有光榮思靖獻矣十二月初六日上

寶鈔局火起居揭帖

題今日寶鈔局失火臣不勝驚駭隨聞救熄下情始安仰惟　皇上福履廣大萬神護持精祲潛消興居集慶顧兹冬寒風髙之日倍當申儆内外慎加豫防庶幾有備無患也臣無任瞻依恭候萬安十二月初七日上

入直揭帖

題臣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再感風寒乞假調理伏蒙

聖恩俯垂亮允因得詢醫治藥幸全微軀天地高厚之德頂踵無以報稱已于今日赧名廷謝入閣辦事訖不勝感激十二月十二日上

票吏部本推陞欽降官揭帖

題前日蒙發吏部推陞官員一本傳　諭何喬
遠逯中立係　欽降官員如何亦在陞內　命
臣出旨臣于此時心亦甚駭吏部何敢若此今
接回話揭帖始知　欽降官員有不許朦朧推
陞之旨者吏部不曾推陞令何喬遠因失僉職
名降者逯中立因救顧憲成降者旣非觸尊犯
上亦非有不許朦朧推陞之旨照常推陞亦可
原也旣已認罪伏望　俯鑒寬容臣謹擬票上

進呈恭候　聖裁十二月十七日上

言劉侍郎揭帖

二臣題恭惟　皇上懋勤聖學命講官逐日撰

進講章體貌錫賚素蒙優渥凡在詞林靡不感

佩講官原用六員見在止二員殫心敷陳亦不

暇給而侍郎劉元震近以三品九年考滿該吏

部照例擬陞尚書未奉　俞旨臣等竊惟舊例

考滿官員非奉旨復職者不敢管事今元震已

離舊官未拜新命兢惶跼蹐進退無據所有詹

事府印信及日講事務臣等未敢擅便處分但

查舊例九年考滿官陞授二級本官與例相合
吏部所擬及臣等所票第循典故非敢私也伏
望 皇上俯垂清照渙發隆恩准陞劉元震禮
部尚書兼學士仍掌詹事府印信照舊日講或
念其微勞給與應得誥命稍示眷酬庶掌詹講
讀不至缺人而本官可申其靖獻之忠矣今詞
臣寥落差用不敷臣等不得不為之惓惓十二月二
十日
上

登樓受俘請扈從揭帖

一題臣以非才待罪密勿自甲午到京恭遇 皇上御門獲申一謝其後相繼免朝未睹 天顏之喜色者七年于茲矣念臣昔以編修侍講筵無一日不承清燕而今叨近輔顧不如昔之遭逢之為奇也饑渴之懷難以言喻茲遇 皇上以征播功成御樓受俘正天下快覩之期微臣媢茲之日查得萬曆三年獻俘輔臣有扈從登樓之例竊不自揆仰徼 聖慈容臣是日扈從

登樓一申起居以表瞻天就日之誠起居既畢臣仍退趨大班同群臣拜舞慶祝于　闕下用成大禮是不惟微臣竊藉寵榮而　聖主推心降接之隆有光疇昔盛世君臣同游之烈不減祖宗矣不勝髦髦之極思伏候　勅旨十二月二十四日上二十五日奉

朕正欲召卿面見以昭君臣交泰之義但今朕近日偶感風寒服藥調攝不奈勞煩且征播功成獻捷大慶又不可曠行勉力御樓以成典禮覽卿奏

具悉忠愛懇至免其扈從照常隨班行禮特諭卿

知

謝賜揭帖

題令日獻俘伏蒙 聖恩念臣侍班風寒特賜臣甜食二盒伏薑一盒臣謹叩頭祇領訖恭惟皇上赫誅播賊武績告成凌寒御樓受俘明法正當萬國來朝之日四夷造廷之時臣在班行悉聽輿意或頌聖靈之遐暢國有明威或言反側之必誅天無遺討莫不震心悚目忭手歡顏衆堅忠順之心人戢二三之志 皇上六飛一御萬目改觀真如太陽出而氛祲消玄冥開而

象綿合不惟欣遂盛烈抑亦快覩宸暉占祉籙之無疆信壽圖之罔極此臣之所以手舞足蹈有萬于恒情者也矧茲涼賤更荷匪頒衝寒臣分當然錫晝君恩持異誓當結草寧直銜環十二月二十六日上

催庶吉士補科道揭帖

二臣題照得戊戌科庶吉士蒙 皇上加意作養三年有成 命臣等考試散館内黄國鼎等十二名已蒙 准授翰林院編修等官其梁有年等七人例應授科道等官吏部二次題請未蒙准發臣等竊思各官已經散館無所歸着一時同學悉被恩輝而獨遺七人于心未忍令給事御史寥寥缺差數月以來零落尤衆以此七人塡補亦未為多伏望 一視同仁勅下吏部

准其補授供職庶臣等得終教習之事而各官
可効奔走之勞矣十二月二十六日上

陳見求 面對之語揭帖

題前日獻俘侍班蒙 皇上念臣風寒特賜伏薑甜食三盒臣隨具揭奏謝 皇上體悉微臣真同心膂有如不能展布四體竭忠殫猷以圖報于萬一非人也臣前請扈從頗欲陳見所懷既已無緣敢申筆札臣惟方今王靈不振屢奏武功哱賊授首倭奴遯踪北虜尋盟西戎歸土今播酋又禽舉族為俘稱盛際矣然兵非佳物武非善經費財損人塗原膏草內地之所傷者

亦不可以數計故曰不祥之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上帝好生不好殺堯舜帥仁不帥暴豈可嘗試乎譬之水火豈可屢蹈昔漢光武以兵定天下者也嘗曰每一發兵便須頭白其畏言兵如此臣頗　皇上之念此而重此也惟是諸將之賞不可不酬前此陝西松山之功再敘未下臣竊疑之　皇上未嘗吝武功之賞而何為留此豈視松山之功同于閱視歲修之易乎夫松山拓地千里驅虜于絕漠之外至今諸酋未嘗

不望陰山而哭誠國家不易建之勲而近百年未有之事與閱視歲修相去天淵不可以例論臣固願　皇上之察此而無惜此一賞以收邊臣之心也今措功又當敘矣望與松山之蹟早賜並發不然將士缺望而異日何能驅使誰用命乎臣固知　皇上加意于此必無所恡然不得不先事而言也抑又有大者焉今天下朝覲官員並集闕下既覩獻俘之盛典咸昂首軒眉誦功德之巍巍矣而其聚頭竊語又願觀　皇

長子冊立冠婚諸皇子分封典禮之成為千載
一時之榮遇此事 聖心久定發一 明旨舉
行至易也目下歲已逼除數日即為春首禮官
之疏諸臣之牘又不容已與其待請而後行孰
若不請而自行以明 皇上天性獨厚之至仁
乾綱獨斷之至健曠然改萬方之觀歡然慰萬
方之願而蕩然釋萬方之疑豈不甚盛德哉臣
既蒙超常之視不可自視為尋常之臣日慮人
衆口多喧譁煩聒恐春來而煩聒又起是以先

事而請及時而陳惟斷而行之即此歲內發

諭禮部俾令擇日具儀則萬世典禮萬心注瞻

而一旦裁定天下之頌　聖德者又當出于武

成之上萬萬倍也十二月二十八日上